

中原大戰中的驚險一幕

前言

近讀黃杰將軍大作「從一則日記仰窺 總統蔣公處變不驚的精神修養」，敘述四十六年前，中原大戰的危險情況。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實為國家的最大不幸，幾乎動搖國本。幸賴 蔣公英明領導轉危為安。讀黃將軍大作，引起了我對往事的回憶。

民國十八年夏天，我由中央軍校畢業，黃埔同學會派我回山西任聯絡工作。正好李晉亭老師來南京，要我到太原第一中學担任訓育兼軍事教官，所以毫不考慮，立刻答應了。十八年年底，時局已很緊張，我辭去一中的職務。十九年二月十日，閻錫山發表致國民政府主席 蔣公電，高唱禮讓為國，要求共同下野。蔣公表明態度，發表談話：「目前正吾人努力奮鬥之日，決非高蹈遠引之時。」情況惡化，戰爭很難避免。山西不能再呆下去，我趕緊離開太原，返回南京，工作於黃埔同學會。

中原大戰爆發，我雖未到前線，因在同學會，和同學們接觸的機會比較多些。從同學們口中，聽到不少有關前方的真實情況。記得當時傳說，最令人震驚的，是馮玉祥的騎兵竄到商邱，燒了商邱（歸德）機場的飛機，又來襲擊 蔣公的「行營列車」，危險萬狀。時間是六月十八日，但不得其詳。今黃將軍大作未

提燒飛機事，時間又是七月十五日，似非指此最危險的一幕而言。願借中外雜誌篇幅，對此鮮爲人知的險狀，加以報導，以供研究近代史者參考。

編遣會議軍閥抗命

十九年中原大戰，和十八年編遣會議，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因此，我想到整編部隊，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稍一不慎，就會災害無窮。不幸，我們的國家，在短暫的二十年當中，經過兩次整編部隊，一次是北伐成功以後，一次是抗戰勝利以後，這兩次整編都招致不幸結果。

民國十七年一月四日，蔣公由滬抵京，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二月二十三日，改組後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成立，二十八日國民政府特任 蔣總司令兼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閻錫山爲第二、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繼續北伐。五月三日北伐軍克復濟南，日本軍閥福田製造濟南「五三慘案」，殺害我交涉員蔡公時，向我挑戰，企圖阻撓我軍北伐。蔣公洞燭其奸，退出濟南，繞道北伐，日本軍閥的陰謀才落了空。

北伐軍進展神速，六月一日 蔣公與二、三兩集團軍總司令會晤於石家莊，商討收復平津後的善後事宜，六日閻錫山在保定就任京津衛戍總司令。八日第三集團軍的商震所部即進入北京，奉軍退出關外，北伐完成。張作霖於六月四日被日本關東軍炸死於皇姑屯，東北由張學良接掌，十二月二十九日，張學良、

張作相、萬福麟聯名通電，宣佈奉、吉、黑、熱四省即日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服從國民政府，遵守三民主義，全國統一。

這個時候，我們的國家如日中天，是民國以來，最爲光輝、最爲燦爛的，真是前程似錦。中央爲節省軍費，整編部隊，以從事國家建設，於十八年一月一日召開編遣會議於南京，商討整編部隊事宜。以不偏私、不欺飾、不假借、不中綴爲鵠的。並且通電全國，力矯昔日軍閥擁兵自衛、據地自雄惡習。殊不知當時手握重兵的那班人，並不如中央想像的那麼天真，人人都是革命的，都是忠貞爲國的，經過一次會議，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交出兵權。實際上，他們要保存他們的實力，骨子裏反對編遣，却說編遣不公，中央拿上革命的大帽子壓人，作爲叛亂的藉口。

一月二十五日編遣會議結束，叛亂隨即開始。首先，以李宗仁爲主席的武漢政治分會，於二月二十一日擅自改組湖南省政府，桂系的葉琪、夏威侵佔了長沙，揭開叛亂的序幕。三月二十六日國民政府免李宗仁、李濟樞職，二十七日蔣主席爲討伐李宗仁，發表告全國將士書，五月五日李宗仁自稱爲「護黨救國軍總司令」。十五日西北軍劉郁芬、孫良誠、韓復榘通電反對中央，擁護馮玉祥爲「護黨救國西北軍總司令」，二十四日國民政府命令，免馮玉祥本兼各職。九月八日蘇俄軍隊進擾我黑龍江省的綏芬河、滿州里、札蘭諾爾等地。十七日第四師師長××在湖北宜昌叛變，這一天俄軍陷札蘭諾爾，我守軍旅長韓光第陣亡，二十日又陷滿州里，我守軍旅長梁忠甲被俘。十二月二日石友三在浦口叛變，自稱爲「護黨救國軍

第五路總司令」，五日討伐馮玉祥的前敵總指揮唐生智在鄭州叛變，自稱爲「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這些驕武的新軍閥造反，破壞國家統一，阻撓國家建設，却都打着「護黨救國」的美麗旗幟。

編遣會議的確沒有开好，不但會議的結果無法實施，而在短短一年以內，李宗仁、馮玉祥、石友三、唐生智，此起彼起，相繼叛亂，全國騷動。而蘇俄赤色帝國主義者又加緊侵略，和反動新軍閥，裏應外合，一唱一和，若合符節。他們稱快一時，却把北伐的成果，糟蹋得一塌糊塗，令人痛心。

陳調元麻將識奸謀

先是編遣會議開會的時候，東北軍的代表鮑文樾，討論問題，非常認真。因爲東北軍誠心誠意擁護中央編遣決策，願意遵照編遣會議決定，確實編遣，使國家走上建設途徑。鮑文樾的坐位，剛好在陳調元的前面，一天開會，鮑文樾熱烈發言以後，陳調元從後面拉拉鮑文樾的衣服，等



討逆軍總司令行營列車隨節電台報務員張我佛（俎鴻）當時的照相。

鮑回過頭來，陳調元悄悄地說道：「你還認真個甚麼勁兒？會一開完，就要打了。」鮑文樾不相信，心想：「國家剛剛統一，都是革命同志，誰敢冒大不諱，倒行逆施，破壞統一呢？」陳調元八面玲瓏，交際廣闊，消息靈通，他所說的一點也不假，會一開完，叛亂立即開始。

李宗仁策應××叛變，向梧州推進，進攻廣東。石友三部奉命援粵，集中浦口，待命出發南下。平時像石友三之流帶兵的實力人物，都和陳調元有交情，到了南京，都會集聚在陳調元公館打麻將，陳公館幾乎成了他們的俱樂部。石友三打麻將，是把好手，打得非常精明，雖不能說每戰必勝，至少可以說十戰九贏。十二月二日上午，石友三部的部隊在浦口等船，他過江來，到陳調元公館打麻將。說也奇怪，這一天石友三舉動失常，很不沉着，有些坐立不安，麻將打得糟透了，好像有甚麼心事擺在心上，有些像千斤重的担子壓在肩上，有些承担不起。而且在打麻將中間，突然有人來找他，他離開牌桌，出去嘯咭了大半天，這也是平時絕對沒有的現象。旁觀者清，陳調元看，在眼裏，心裏明白，石友三在變甚麼把戲。

時間剛過中午，陳調元急急忙忙跑到國民政府，要求晉見主席 蔣公。副官告訴他：「主席正在午睡。

「不行！」陳調元很着急地說：「事情緊急得很，必須立刻見到主席，當面報告。」

「主席是不是要到石友三部隊裏去視察？」一會兒主席接見陳調元，陳調元便這樣詢問。

「是的。我已答應石友三，下午三點鐘去浦口，向他的部隊講話。」

「報告 主席！千萬去不得，恐怕石友三有甚麼異謀。」陳調元一聽主席要去浦口向石友三部隊講話，正如他所料，石友三要闖大禍，所以趕緊阻止。

「你怎麼知道？」主席 蔣公非常沉着，並不因陳調元報告，而有半點吃驚。

「石友三平常打麻將，從容不迫，打得非常好。今天反乎尋常，慌裏慌張，心事重重，恐怕有甚麼非常舉動。防人之心不可無，最好派一位代表去講話。無論如何，主席是不能去的，應當坐觀動靜。」

下午三點鐘，主席沒有去浦口向石友三部隊訓話。事情就那麼湊巧，剛才有三艘兵艦從長江上游下來，停在浦口。大概是風向的關係，砲口正好對着浦口。這兩件事情湊在一起，石友三慌了，以爲他的陰謀已被中央發覺了，準備解決他。於是在浦口叛變，大施搶掠，然後帶着部隊，向北逃去，自稱爲「護黨救國軍第五路總司令」。原來石友三早就和馮玉祥、唐生智有勾結，打算藉上請主席 蔣公講話的機會，來個劫持統帥，作爲造反的資本，製造有利的反動局面。不料小人造反，舉動失常，露了馬脚，被陳調元一眼看穿，才粉碎了他們的陰謀。

商邱之役參戰者言

自從十九年三月十五日西北軍鹿鍾麟等五十九人通電擁護閻錫山爲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張學良、李宗仁爲副總司令，（張學良未參與其事）叛亂開始，到九月二十三日張學良接收北平，十月

三十一日閩錫山馮玉祥下野，戰爭時間，長達半年以上，雙方都打得筋疲力竭。因為閩、馮的兵力強過中央軍，而中央尚須分兵討桂、討×、剿共；所以戰爭期間，險象環生。最危險的一幕，要算六月十八日，馮玉祥的騎兵鄭大章派出五百多名便衣騎兵，繞道穿空，突襲商邱車站總司令行營列車了。四十多年來，我想弄清楚這件事，曾經訪問過許多朋友、同學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得其詳。最近遇到兩位參加過這次戰鬥的朋友，才知道了詳細情形，真為當時的驚險情況捏一大把冷汗。這兩位朋友，一位是張我佛兄，當時名狙鴻，祇有二十一歲，為總司令隨節電台四位報務員之一。另外一位是軍校五期同學胡振甲兄，當時係中央軍校高級班學員，解救危機的戰員之一。

民國十九年五月八日 蔣總司令乘「行營列車」由津浦路北上督師，隴海鐵路線上的戰鬥相當激烈，中央軍逐漸推進，十日收復馬牧集，十四日克復商邱，六月六日克復蘭封，接近開封。十八日總司令蔣公的「行營列車」推進到商邱車站。行營列車的兵力非常單薄，除鐵甲車本身的武裝力量，祇有一個警衛連，合在一起，還不到三百人。行營列車上最大的單位，就是隨節電台，除上尉台長張杏生外，還有四位報務員，一位機務員，和搬運兵、勤務兵、火伏等四十多人，佔用了一節車廂。總司令蔣公常到電台車廂，慰問工作人員，和他們閒話家常。有時看見他們的伙食不太好，吃飯的時候，還把蔣公自己吃的菜分一些送給工作人員，所以這幾位年青的報務員對總司令特別有感情，非常崇敬。

五百敵騎便衣偷襲

六月十八日深夜叛軍五百多名便衣騎兵，竄到商邱附近，中央軍前線的部隊絲毫沒有發覺。叛軍先把停放在商邱機場的八架飛機燒燬，因為制空權控制在中央軍手裏，叛軍最怕飛機，也最恨飛機，所以要先燒燬飛機。當他們快要接近飛機場的時候，先以兩三人冒充老百姓前進。衛兵喝問口令，回答說：「老百姓」。等到衛兵端着步槍走近，猛不防一刀刺死衛兵，毫無阻礙，衝進機場，把水壺裏裝的汽油灑在飛機上，放火燃燒。然後再攻擊車站的行營列車。因為變起倉卒，事先沒有防備，列車的車頭先被他們破壞，列車不能行動。

三百名忠勇的警衛人員，在列車周圍，各就射擊位置，奮勇抵抗，敵人始終無法接近列車。祕書長高凌百看見情況緊急，趕快把列車上所有的官兵組織起來，命令各就鐵甲車上的槍眼位置，加入戰鬥。隨節電台的四十多位官兵，成了列車上的戰鬥主力。張我佛記得非常清楚，馬匹的體積比較大些，雖在黑暗中，仍舊隱約可見，移動迅速。射手扳動槍機發出的微弱火星，有時在馬背上，有時又跑到馬肚下，可見敵人的騎術相當高明。高祕書長命令弟兄們，向有火星的方向瞄準射擊。不幸四位報務員就有一位被穿過槍眼的子彈擊中頭部，立刻倒地。敵人的子彈密集，戰況激烈，可想而知。

兩個鐘點驚險時刻

總司令 蔣公端坐在一節藍鋼皮車廂內，正如黃杰將軍所說處變不驚，穩如泰山，絲毫不爲突變所震撼。這個時候，藍鋼皮的外殼像遭受暴風雨襲來一般，叛軍的子彈打來，發出刺耳的聲音。高祕書長怕總司令爲流彈所傷，又不敢勸總司令稍爲躲避，非常着急。張我佛正守住一個槍眼，專心一意瞄準火星，很起勁地射擊。祕書長高凌百突然叫張我佛過來。要張站到總司令前面，並且告訴張我佛說：「你去站在總司令前面，一步也不要移動，看我的手勢，往下一按，你就趕緊抱住總司令，滾倒車上。」

當張我佛依照高祕書長的指示，很認真地站在總司令前面的時候，總司令問他：「你站在這裏幹甚麼？」張我佛回答說：「奉命！」總司令點了點頭，沒有再說甚麼。

激烈戰鬥了大約兩個鐘頭，叛軍還沒有退走的模樣。中央軍校高級班的學員一百多人，開到前線，準備分發，剛從馬牧集向西開來，聽到槍聲，發現叛軍攻擊車站的列車，知道情況緊急，立刻加入戰鬥，攻擊這一羣叛軍馬隊。叛軍摸不清楚有多少人來增援，不敢再戰，穿越鐵路，向山東方面逃竄，商邱車站之圍才解除了。天明以後，清理戰場，發現叛軍遺留下一百多匹死馬，却沒有一具屍體，中央軍也傷亡了一百多人。事後張我佛才明白，高祕書長讓他站在總司令前面，是要他遮避總司令，以防流彈。蔣公處變不驚，臨危不憂不懼的偉大風範，令人無限崇拜，永難忘懷。